

9、与诗人医生瓦特·沃格特的通信

我与医生、精神病学家兼作家瓦特·沃格特(Walter Vogt, 1927—1988—中译者注。)的友谊也是因LSD而发展起来的。从以下我们通信的摘录可以看出,构成我们通信主题的,并不是对医生来说重要的LSD的医学方面的问题,而是让作家感兴趣的精神层次上的意识改变的效应。

亲爱的霍夫曼先生,

昨天晚上,我梦见我被罗马的一个朋友家邀请去咖啡馆喝茶。这个家庭也认识教皇,所以教皇也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和我们喝茶。他全身白装,还戴着白手套。他坐在那儿是那样的英俊。他默不作声。

今天,我突然想到把我的《桌上的鸟》(Vogel auf dem Tisch)一书寄给您——如果您愿意,可以把它当成一张访问名片——不足挂齿的一本书,但有我不后悔的思考,虽然那位意大利翻译家肯定地说它是我最好的。(啊,对啦,教皇也是意大利人。所以就.....)

也许这本小书让您感兴趣。它是1966年写的,那时我仍对致幻物质一无所知,也读不懂关于这类药物的医学实验报告。但是自那以后,没什么变化,除了现在的怀疑是来自另一方。

我以为您的发现造成我的“作品”(也是用词过大)的一个突然的风格改变(像罗兰德·费舍尔(Roland Fischer,美国实验精神病学家和药理学家——中译者注。)说的,这不是像在宗教中直接把索罗门转变成保罗.....)——确实,我自那以后写的东西已经变得更现实主义或至少具有较少的表现力。不管哪种情形,没有您的发现,我就不能创作出我的电视剧《力量的游戏》(Spiele der Macht)中的冷酷的现实主义。那些不同的草稿如果仍堆在什么地方就能证明这一点。

如果您有兴趣和时间与我会面,我会非常高兴去拜访您并聊聊天。

W. V. 1970年,11月22日,写于穆里/波恩(Muri/Bern)

亲爱的沃格特先生,

如果落在我桌上的鸟是自己找到了她飞到我这儿的路,那我对LSD神奇效应又欠了一次感谢。不久的将来我要写一本书介绍从那个1943年的实验衍生出的所有的后果.....

A. H. 1970年, 11月28日, 写于博格(Burg i. L.)

亲爱的霍夫曼先生,

附一篇日报上对杨格的《接近》(Annahengen)一书的评论, 也许您会对它感兴趣.....

对我来说迷幻/梦幻/写作总是与日常意识相对应, 它们的功能是互补的。在这儿, 我自然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说话。如果对别人说可能就不一样了——也真很难和别人讨论这类事, 因为人们常常用不同的语言说话.....

但是由於您在收集手书作品, 如果也把我的一些信件收集在您的收藏中, 真是莫大的荣幸, 下面给您附上我的《遗嘱》一诗的手稿——在那儿, 您的发现成了“20世纪唯一欢乐的发明.....”

W. V. 1971年, 3月13日, 写于穆里/波恩(Muri/Bern)

瓦特·沃格特大夫最新的遗嘱1969

我希望没有特别的葬礼
只有昂贵而俗丽的兰花
数不清的小鸟有着欢乐的名字
没有裸体的舞者
但有致幻剂的衣裘
高音喇叭挂于每一个角落
只有甲壳虫乐队(Beatles)的唱片《修道院之路》(Abbey Road)
(甲壳虫乐队是20世纪60-70年代风靡世界的英国乐队, 《修道院之路》是其有名的曲集——中译者注。)
千百万遍地唱着
并为所欲为[《盲目信仰》("Blind Faith")]
在永不完结的曲子里
不过是受人欢迎的耶稣
戴着真金的光环
以及令人爱戴的哀悼者们
体内注满了酸液(“酸”=LSD)
直到他们走向天堂[《修道院之路》, 第二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在那里我们或许再相遇

最诚挚地献给阿尔伯特霍夫曼博士, 1971年早春

亲爱的沃格特先生，

您又向我呈现了一封可爱的信和一个很有价值的手书作品，即那份《遗嘱1969》
.....

最近几次非凡的梦引得我去测试晚餐的成分(化学上)和这些梦的质量的关系。
是的，LSD也是人可以吃的东西.....

A. H. 1971年3月，写于博格(Burg i. L.)

亲爱的霍夫曼先生，

在 Murtensee 的周末[霍夫曼注：那个周日，我的朋友 E. I. 带着我作为他的汽球
上的乘客，翱翔在 Murtensee 之上]，我常常想到您—在一个最彩烂的秋日。昨天，
星期六，感谢一片阿斯匹林(因为头痛或轻度流感)，我体验到一种很有趣的
意识回闪，像吃了仙人球毒碱(我只吃过一点，仅一次).....

我读了华生关于蘑菇的很有意思的文章；他把人类分为怕蘑菇的人和喜欢蘑菇的
人.....可爱的毒松蕈(fly agaric)现在肯定长在您附近的森林里。是否什
么时候我们可以采一些？

W. V. 1971年9月5日，写于穆里/波恩(Muri/Bern)

亲爱的霍夫曼先生，

现在我觉得必须简单地告诉您，我在外边的太阳下作了什么，也就是在您的汽球
之下的码头上：我总算写了一些关于我们在 Villars-sur-Ollons 的访问笔记
(和莱雷博士一起)，然后一艘自制的嬉皮士般外形的船从湖上驶过，像费里尼
(Federico Fellini, 1920-1993,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中译者注。)电影
中制作的那种，我把它画了下来，最重要的是，我画了您乘坐的汽球。

W. V. 1971年9月7日，写于穆里/波恩(Muri/Bern)

亲爱的沃格特先生，

您的电视剧《力量的游戏》(Spiele der Macht)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祝贺您写出这一杰出的作品，它使精神上的残暴变得能意识到了，因此其自身也表现出“意识扩展”，进而，像古代的悲剧那样，您的作品证实其自身具有更高意义上的治疗作用。

A. H. 1972年4月15日， 写于博格(Burg i. L.)

亲爱的沃格特先生，

我现在已经将您的世俗布道，即您在“西奈之行”中的描写和解释读了三遍。[瓦特·沃格特著：《我的西奈之行：一个世俗的布道》{Mein Sinai Trip. Eine Laienpredigt, Verlag der Arche, Zurich, 1972)。这本书包括了沃格特在 Vaduz (Lichtenstein) 新教教会的莫尔(Parson Christoph Mohl)的邀请下，于1971年11月14日所做的世俗布道的全文。这是作者系列布道的一部分。该书还包括了作者和邀请人所作的后序。这本书描写和解释了被 LSD 激起的一种极乐的宗教体验，作者能够“到很远的地方去，如果用表面的类比，可以到摩西伟大的西奈旅行的地方去。”不仅这些描述中透露出构成这种类比的“男权气氛”，而且在书中的字里行间还能读出更深层的意思。]它真是一种 LSD 旅行吗？..... 去选择像药物体验这种坏名声的事来作为布道的主题，即使是世俗的布道也是勇敢的行为。但是致幻剂所引起的问题确实与教堂有关——在教堂中占有显赫地位，因为它们是神圣的药物(仙人球毒碱仙人掌、赛洛西宾(即裸盖菇素)蘑菇和神奇喇叭花，它们在化学结构和活性上与 LSD 紧密相连)。

我完全同意您在序言中讲的有关现代宗教性的看法：三种被认可的意识状况(连续工作和履行职责的清醒状态、酒精醉状和睡眠)，致幻剂迷醉的两个阶段的区别(第一阶段是旅行高峰，体验到和宇宙的关系，或浸没于自身中，在那儿所有事物都是在内的；第二阶段，以对符号象征的加深理解为特征)，以及致幻剂将开诚布公的信息带入意识状态中。这些都是判断致幻剂迷醉的最重要的观察。

最有价值的 LSD 体验的精神益处是身心合一的体验。“物质状态的基督”(查尔丁(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法国古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以其人类正在从思想上和社会上向最终的精神一体进化的理论而闻名——中译者注)。您提到我们必须先潜入“我们所在的肉体”以得到新的预言，您第一次得到这样的领悟时是否也是通过药物的体验呢？

我对您的布道有一个批评：您允许自己借莱雷之口说出诸如“所存在的最深体验”——“天国在你之中”这样的话。这个引言没有注明出处，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疏忽，或但愿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真理。

您所陈述的下面这一条该得到普遍承认：“没有非极乐的宗教体验。”……

下星期一晚上，瑞士电视台将采访我(关于LSD和墨西哥神奇药物，在“第一手资料”栏目中播出)。我对将要被问到的什么问题很好奇……

A. H. 1973年，5月19日，写于博格(Burg i. L.)

亲爱的霍夫曼先生，

我当然指的是LSD—只是我不想把它挑明，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我这么看重作为LSD效应主要见证人的正面的莱雷，这确实只能用这次谈话或布道的特殊背景来解释，他现在好像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必须承认，我们必须潜入“我们所在的肉体”这一理解实际上最是从LSD中得来的。我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可能实际上理解到这一点时已“太晚”了，虽然我越来越拥护您的意见，即LSD应该对年青人是有所禁忌(禁忌(taboo)，而不是禁止(forbidden)，这是不同之处……)

您喜欢的那句话“没有非极乐的宗教体验”有人显然不那么喜欢它，例如我的(几乎是唯一的)文学朋友和牧师，抒情诗人马蒂(Kurt Marti)……但是在任何情形中，我们实际上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相同的意见，尽管如此，当我们偶尔电话联系并安排在一起开展小活动时，我们成了瑞士最小的秘密小帮派。

W. V. 1973年5月24日，写于穆里/波恩(Muri/Bern)

亲爱的沃格特先生，

昨天晚上我们非常忐忑不安地看完了您的电视剧《沉默的基督面前的匹莱特》(Pilate before the Silent Christ)(Pilate, 公元一世纪初期古罗马的检察官，曾审判耶稣—中译者注。)

……作为人与上帝的根本关系的代表：一个人带着最难解答的问题来到上帝面前，这些问题他最终必须自己去回答，因为上帝是无声的。上帝不用言词回答问题。答案均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之宏卷之中(发问者自己居于其中)。真正的自然科学便是解开其中的金言之迷。

A. H. 1974年，4月13日，写于博格(Burg i. L.)

亲爱的霍夫曼先生，

在接近黄昏时分，我作了一首“诗”，我居然敢送您一阅。最初，我想送给莱雷，但这不合逻辑。

莱雷铛入狱

盖尔帕克已经故去

迷幻者治疗在精神病院里

(作者在这前三句中表明了“致幻剂运动”在当时很不乐观的现状——中译者注。)

这可是您的心理致幻剂

产生的革命？

假如我们曾经过於当真

而事情不过是玩玩而已

还是

恰恰相反.....

(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即那些当初认为使用致幻剂可以产生重大意义的人，是不是过於天真和认真了；还是说应该更加认真地对待致幻剂，即坚决地杜绝不恰当使用，将致幻剂限制在更适当的范围之内？霍夫曼在此引用这首诗，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也认为在致幻剂的使用方面，尚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中译者注。)

W. V. 1974年，5月11日，写于穆里/波恩 (Muri/Bern)